

喜看崇阳新变化

雷世华 口述 徐霞珍 徐功频 整理

我出生于1932年,今年90岁,195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崇阳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崇阳县委书记,1993年咸宁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级调研员退休,早些年住崇阳县休干所,现在农村发生巨变,住农村舒适、恬静,我现居住在崇阳县青山镇石坑村三组。

城乡蓬勃发展处处面貌一新

旧社会,贫穷落后在我脑海深深留下烙印。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叫做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记得我16岁那年,从青山去江西修水县全丰买苕丝,一大清早打着赤脚动身,过高视,小仙界,当天匆匆把苕丝买好,便往回赶,走到天黑,晚上只好在盘山农户家借宿,第二天中午才到家,虽是又累又饿,但一家人的粮食又能吃上一段时间,心里还是舒畅。但穷人做长工、打短工,养不起家,经常吃野菜、榆树皮(崇阳人称冷树皮)。

刚解放时,只有条件好的农户过年才为儿女缝制衣服。一件衣服家中的儿女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轮流接转。真是应验古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粮食也奇缺,人们吃苕丝、苕渣把。

过去,崇阳青砖房很少,几乎都是土砖房,有的是黄泥砌墙,盖上芭茅,遇上风雨,一家老少不得安宁。

在修建青山水库最艰苦的时候,半个月才吃上一次肉,当时称打“牙祭”,无论在哪个工地只要有大米饭,人人都能吃二三碗。哪像现在,无论城乡,餐桌上几乎天天有鸡、鱼、肉。

崇阳原有“十字街”,那是什么街,就几条小巷,尘土飞扬。如今,崇阳大

道、桃溪大道、迎宾大道、人民大道、电力大道路路相连;财富广场、凯鸿国际城、锦阳国际、崇尚华府、金泰广场、山水天城、十字街财富商城、大集新城等。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壁上流水,树上讲话。”昔日的白日梦,今朝成现实。

崇阳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道路,繁华的街市,美丽的绿化带,处处都发生了巨变。崇阳县城具有大都市的气息和气质。崇阳农村也一改过去破、旧、脏的面貌。新农村建设、新集镇建设惊艳呈现,农家的小洋楼依山傍水,花草树木,四季常青。

其实,崇阳植树造林绿化工作一直紧紧抓在手中。

关于植树造林工作,我县按照“五个轮子一起转”的工作方式大办林业:县办林场、县乡合办林场、村办林场、造林大户。原崇阳桂花林场只有10万亩,后来再拓展了4万亩。林业部非常重视,派专家到崇阳进行技术指导,当年拨款60万元用于建设,并连续享受10年的大好政策。

1984年12月5日下午3点多钟,胡耀邦总书记到了崇阳县,6日视察了崇阳县桂花林场和县林科所。对林场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总书记离开林场时,对咸宁地委书记李其凡讲:“全国要有一万个这样的林场就好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崇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2020

年,崇阳县被授予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喜添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宜居宜业,山区小城更显魅力。在党的扶贫政策带来了巨惠,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特殊的弱势群体享受到了低保或五保政策,达到了“二不愁三保障”……

交通四通八达村民拥有小车

现在的交通建设真是天翻地覆变化,大天城一刻钟经济圈,公路通村通组,崇阳界河上建设有10多座桥梁,杭瑞高速、武深高速穿境,我们去大岭看樱花,高视的旅游公路,原来去一趟金塘高视,比去武汉都难,山路尘土飞扬,崎岖曲折、颠簸难受,人称骨子都散了架。

为改善交通,方便群众出行,我任县委书记时,曾发动群众在雨山等边远山村修机耕路,只够拖拉机通行。

我们下乡工作,都搭班车。记得我任县委书记时,当年省财办驻崇阳,有一次省财办主任到崇阳调研,看到我年纪大,还坐个老式吉普车去青山水库老跟不上,跟我开起了玩笑。我说:“不是叫穷,这样的车子我们四大家领导才一部。”

省财办主任韩宏树知情后,当年拨了7万元,帮我买了一辆新车。后来,为了方便工作,我想方设法,陆续为县政府、人大、政协买了车辆。当年

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就区区几辆小车,如今的新政府办公大楼,公车私车,停车场总是满满的,可谓“车满为患”。

在农村,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社会流行自行车,后来摩托车。早几年,农村人买了小车是新闻,现在,无论城乡,大部分家庭都买了小车,有的一家甚至有几辆小车。

如今,崇阳农村客运线路,实现了路修到哪里,站就建到哪里,车就通到哪里,从最偏僻的山村进城不超过1个小时,到温泉走高速只需40分钟,到省城武汉只需1个半小时。告别了昔日靠肩挑背驮,两只脚走路的历史,建成了一个“货畅其流、人便其行”安全便捷的运输网络。

工业奋起直追具有足够后劲

“崇阳工业起步晚,抓得紧,发展快,具有一定的后劲。”这是我对崇阳的工业的印记。

谚语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崇阳百姓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后,我们决定发展工业,要求广开门路,实现遍地开花。首先鼓励农户充分利用崇阳资源,让有条件的农户家家户户办起小工业,开展生产经营。有钱赚,日子有奔头,农户积极性很高,一部分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象白霓的棕床、三山的筲箕等产品当时很有名气。当时要是谁家存款达到万元,叫“万元户”,可不得了,是重大新闻。

磨刀、大眼泉、铜钟、歇马山、金鸡、石井及团山杨家等地,过去人称“团山大坪,鸡公石井,干死哈蟆,饿死老鼠”,“日也愁,夜也愁,有女不嫁华坡头,日春米,夜车水,坐在水车上打鞋底。”还有民谣称:“大眼泉,小眼泉,荆竹出来磨刀源。要饭吃,等新熟;要肉吃,望过年,可怜可怜真可怜,脚脚绊到葛藤!”这些民谣的确是灌溉难的真实写照。

“建设新中国,改造旧山河”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既没有先进机械,又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崇阳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改变灌溉难,先后修建起青山等大大小小水库99座。现在99座水库全部除险加固,全县灌溉容量达到5.3亿立方米,旱涝无忧。加上不断农田改造,水渠修建,农田灌溉得到保障。

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一点也不假。原来,每个生产队都养有多头耕牛,耕种全靠耕牛,耕牛被农民视为命根子,对偷盗耕牛的违法犯罪行为视为破坏生产,打击十分沉重。一个人一头牛一天从犁到耙不过一亩田。现在,种田靠科技,走现代化、专业化道路。青山镇农民铺前村吴正刚靠机械科学种田,出席全国劳模模范表彰大会。他购买大型收割机、拖拉机、烘干机、无人植保飞机,油菜都是机械机收,耕作土地2000余亩,这是昔日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年,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实行早稻轮作,病害严重,产量不高,我们组织干部和农技人员到湖南学习参观,换上新品种,晚稻产量亩产达600、700斤就很不错,现在种杂交稻、优质稻,但与现在相比差得远,亩产千斤以上是常事,有的亩产达到两千多斤。

崇阳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四加、四挖、四抓”的号召。即:山上四加:加工木材、加工楠竹、加工茶叶、加工油茶;地下四挖:挖煤、挖钨、挖金、挖石灰石;面上四抓:抓好水泥厂的生产经营、抓好造纸厂的生产经营、抓好化肥厂的生产经营、抓好砖瓦厂的生产经营。

由于当时生产科技力量落后、交通闭塞等多因素制约,工业发展步伐不快。

如今,城南工业园区的“四纵二横”让人惊叹。崇阳工业园区规划面积即将达到30平方公里,工业园区有规模企业总数100多家。矾产业、纺织卫材业、绿色光电照明业、食品加工业、新型建材业、机械电子业、印刷包装业、新能源业八大支柱产业雄踞八大产业园区。

像大家熟悉的食品加工业“众望”小麻花漂洋过海,卖到了美国,稳健卫生材料,畅销欧美。老品牌“慧安”水泥企业昌华实业公司,全年可生产熟料110多万吨,水泥160多万吨,成为崇阳年税收过亿元的首家企业。

基础设施改善种粮增产高效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崇阳是一个农业大县,八山半水半分田是本县的地貌。

崇阳有很多地方稻田得不到灌溉,粮食靠“望天收”。青山水库邻近



1927年8月下旬,政变后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得知通城县县长王武扬“暴乱”后,立即委任反共分子毕振英为通城县县长。崇通农军大队以保留原县长为名拒绝其就职。毕振英便勾结外逃的通城土豪劣绅和崇阳的地主武装,不断进行骚扰和攻击,加上国民党13军陈嘉佑部已占领崇阳,并继续向通城逼进。刚刚成立的通城县劳农政府和崇通农军面临着敌强压境、何

去何从的问题。

此时,崇通农军大队参谋长刘继宋接到江西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派人来要求合编的消息。原来,这支部队是未赶上南昌起义的武昌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简称“武汉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攻修水县城后,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番号,驻扎在修水招兵买马。师长余洒度与

崇阳农军参加“秋收起义”历程

县史志研究中心 饶浩良

王武扬、刘继宋同是黄埔二期的同学。刘继宋(贵州省贵阳人,共产党员)被中共湖南省委派到通城县做秋暴工作。他提出:湖南省委有“带农军向湘赣靠拢、参加湘赣秋收起义”的指示,可以请余洒度帮忙解决我们目前去向问题。于是,通城县委决定,派罗荣桓、谭梓生同刘继宋到修水联络。余洒度答应可以将部队开到修水,并给派两名教官,拨给少量弹药,从而坚定了通城县委带农军向修水县转移靠拢的决心。

此举正合崇阳农军的行动目标,叶重开十分赞同。但战士的思想必须统一。队伍出发前,一向重视队伍思想工作的叶重开作了动员,愿意去江西革命的留下,不愿意的可以回家。除新近收编的人员有少部分回家外,竟有百余人愿意随他转移去江西。

大部队出发前夕,叶重开的妻子邱福梅带着5岁女儿赶到通城县城,

哭诉自他离境后国民党军进占崇阳县城、土豪劣绅大肆摧残革命家属的情况。并说父亲被魏祥志捉去,生死未卜,家中财产被劫掠一空。面临两难选择,叶重开对妻子说:“我把一切交给了共产党,就要跟党走到底,其他别无选择,你回去把碧仔带好……”叶重开毅然送别妻子,带着队伍,踏上艰难的转移之路。

8月26日,崇通农军向江西省修水县进发,当晚宿营于麦市镇的一个祠堂里。谁料翌日拂晓,突然枪声大作。原来,国民党军和崇阳魏祥志的地主武装在毕振英的引领下已尾随而至,分东、西、北三面将麦市包围起来。混乱中的农军大队在叶重开、罗荣桓的指挥下从东南面冲了出去,但损失惨重。

史料记载:“天亮后,集合队伍,三停已去两停,原来收编的通城农军大部分跑散了。”总指挥王武扬在战斗中

失去联系,通城农军队长肖力因故离队,只有崇阳农军冲出后仍聚在一起,等待叶重开队长指令。面对这样一支临危不乱的队伍,叶重开很受感动。他带着百余名农军战士同罗荣桓一道,继续向修水县转移。

农军队伍与余洒度的部队在修水县铁板巷会合。师长余洒度从本师抽调50名骨干与崇通农军一道,组建“师直特务连”,由原武汉警卫团谭希林任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叶重开任副连长。崇阳农军占特务连的主要成份。

9月初,领导湘赣边界起义的毛泽东将该师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改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

团”,特务连随师部行动。9月9日,在修水县城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崇阳农军汇入整个秋收起义的洪流之中。随后,起义部队因遭到强敌反扑,连连受挫,特务连在山口遭邱国团的反扑,损失严重。毛泽东果断作出向井冈山山区转移的战略决策。途中,因长途跋涉,部队大量减员,但以崇阳农军为主要成份的特务连“逃兵最少”。关键时刻,再一次经受考验,受到毛泽东的赞许。经过三湾改编后,崇阳农军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农军创始人叶重开和绝大部分农军战士却在战斗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